【拒绝流行】“看”与“看见”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想起王尔德，他是一个艺术建构主义者，认为不是艺术源于生活，而是艺术塑造着人们的生活观。王尔德有一句话很有名，大意如下：人们看见雾不是因为有了雾，而是因为诗人和画家教他们懂得了这种景色的神秘性。

确实如此，雪也是一样，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雪，一下雪就兴奋，除了雪天然的纯净洁白之外，是因为文化赋予了雪很多美的意涵。看到了雪，那些关于美的意象便涌到眼前，唐诗宋词，李杜苏柳，泼墨山水，自小那些耳濡目染的诗文画卷已经渗透到骨子里，让我们对雪形成了一种审美敏感。春天也是一样。纯粹一堆山水，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兴趣，很容易看厌了，但如果山水背后有诗人，这里一处石碑，那里一处雕刻，这里有个传说，那个有个故事，人留下了审美的痕迹，这自然美之中就有了不朽的人文。

人文荟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自然之物，本身是没有历史的，山水流转，春去秋来，逝者如斯，它一直就在那里，是人文艺术让美的事物有了历史，有了过去。我们的审美想象力，对大自然种种神秘可爱性的热爱，正源于这种历史。看一样东西和“看见”一样东西是不同的：看，是一种生物本能，而“看见”，则是一种文化审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俗者见俗，大致如此。

【含英咀华】安可，《安家》

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近月“深居简出”，一个晚上，挨近对着电视的内子，一起看了一会儿，觉得演员生猛，对白风趣，而那个女演员似曾相识。和内子几句对话，惭愧了，原来她就是《甄嬛传》的甄嬛，真是有眼不识明星。我辩称一古装一时装，演员在“变脸”呀，而我一根筋。自此我断续看了好几集的《安家》。

这是上海一间房产中介的故事，几个年轻店员造型各异、性格鲜明；加上客户背景各殊，“忠”“奸”不一，编导手握主线，精心编排结撰，一个个气人、惊人、感人的小故事接连呈现，有点像“处境喜剧”片集。或生龙活虎，或驯鹿俏兔，个个演技上乘（内子说颇有一些“老戏骨”），而对白入时（“妆罢低声问夫壻，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入时”），常有机智。

对白入时，主题也入时：几个年轻人，从村镇到大都市谋生，如何适应，如何融入；剧中家的观念获得诠释、发挥。因缘际会成为同事，就要成为一家人，互助、体谅、亲善。男主角是“逢商必奸”的大反面，他的善心优品感化了人，包括女主角。编导擅于用对比、反讽手段来建构剧情，而以趣味作为主旋律，或者说作为明代理论家李渔讲的“首脑”。加拿大学者 Northrop Frye 归纳无数戏剧的内容，认为结局必是人物矛盾的和解，是有误解的情人终成眷属。《安家》正如此。

几个人工作在一起，应有家的观念；推而广之，一城的人，都应如此。剧中几个青年最后自己创业，建立专营长租房的“城家公寓”。剧终的场面是“城家公寓”大楼的全景。从安家到城家，它或将有续集？安可（英文 Encore 音译，中文意为“再来一个”），《安家》！

【彼岸听涛】电影何处去

吕红 旅美华人作家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毗邻好莱坞梦工厂，旧金山也是电影之都。据说以此地为背景拍摄的影片超过500部。每年从三月到十一月，林林总总，电影节不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旧金山国际电影节，逾半世纪历程。三百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给媒体及影评人先睹为快。电影既有尖锐的批评性，也有可观赏的商业性，风格迥然。

不仅让民众一饱眼福，更重要的，也是传播电影人对艺术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偶见新锐导演也在此崭露头角。比如娄烨、李少红的作品原生态艺术；也领略了新导演刘奋斗的前卫风格。时隔多年，那句台词仍记忆犹新：“我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爱情吗？”而新近拍摄《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满屏视觉秒杀等于再创新……

名家的大气磅礴是电影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但受观念或商业操作影响突破亦难。相比而言，新手无所顾忌，更有活力和冲击力。对不合理现状发出的声音，令人看到角色的力量。而某些送奥斯卡参赛的影片，实在令人汗颜。或与整个社会浮躁心态有关？如今，院线电影惨淡，电影节受创。据说连大片都只好走网络，搞得鸡毛鸭血。

编导并不期待用电影改变世界，仅注重挖掘并塑造和捕捉个人的内心世界。这种“反思热潮”也许会给观众、给华人电影业者带来某些启示，如何深度思考、拍出真正有历史价值、人性深度，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的好片子……

【如是我闻】猴性与人性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很喜欢读刘基（1311-1375年）的小品文，常常是一篇小的寓言，却能让人思考很久。《僰人舞猴》就是这样的一则寓言：

僰人养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规旋矩折，应律合节。巴童观而妒之，耻己之不如也，思所以败之，乃袖茅栗以往。筵张而猴出，众宾凝伫，左右皆蹈节。巴童佁然挥袖而出其茅栗，掷之地。猴褫衣而争之，翻壶而倒案。僰人呵之而不能禁，大沮。郁离子曰：今之以不制之师战者，蠢然而蚁集，见物而争趋之，其何异于猴哉？（《郁离子·僰人舞猴》）

僰人是古代西南部的一个民族，在今天川南及滇东一带。出于嫉妒之心而“砸场子”的巴童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在于他熟悉猴子的性情：这种动物贪婪成性，根本经不起食物的引诱，因此以利攻其心，必胜无疑。有意思的是刘伯温在篇后的议论：“今之以不制之师战者，蠢然而蚁集，见物而争趋之，其何异于猴哉？”这简直就是某些学者的众生相，很多人为了科研项目完全丧失了作为学者的底线，无耻之尤，其得陇望蜀之心与僰人所养的猴子并没有什么两样。

按照《易经》的说法，郁离本身就是文明，刘伯温认为，天下后世若用《郁离子》的思想，必可抵文明之治。这得益于他对人性的洞悉。

【昙花的话】蔚蓝之窗

尤今 新加坡作家

马耳他的戈佐岛上，有个极其美丽的地标——那是一座高达28米的天然石灰岩拱门，是悬崖表面经海水长期（估计大约500年）侵蚀而形成的。它傲然矗立于澄蓝的地中海里，当地人称它为“蔚蓝之窗”（Azure Window）。

“蔚蓝之窗”形状独特，许多人为取得最佳的摄影效果，爬到拱门上面，摆出各种姿势，拍拍拍、拍拍拍，拍了便挑选自己最感得意的杰作，上载社交媒体；也有人为了满足征服大自然奇景的欲望，攀上狭隘的拱门，来来回回地行走。

岩石经不起人们一轮又一轮的攀爬、一波又一波的践踏，拱顶的石块开始松动。有关方面经过严密的勘察后，发出严厉的警告，人们如果再接近拱门，会有一定的危险性，有关方面还特地竖立了警告的大标志，劝阻人们在上面行走。

可叹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游人还是我行我素，当他们意气风发地走在拱门之上时，对于岩石痛楚的悲泣充耳不闻。

到了2016年，有关方面颁布了一项紧急命令，禁止游人爬上拱门，违者罚款1500欧元。然而，由于执法不严，游人依然故我地在拱门顶上大模大样地行走，罔顾岩石的承受力和忍耐力已经超越极限。

2017年3月8日上午，无可挽回的悲剧终于发生了。在一场鬼神同泣的暴风雨中，天然拱门分崩离析，碎裂的岩块快速沉落海底。

“蔚蓝之窗”是全人类珍贵的大自然遗产，它的坍塌，是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在日常生活里，人为的风暴，不也常常摧毁我们原本以为坚如磐石的爱情、亲情和友情吗？

未雨绸缪，比事发后的反思，强上百倍。

【横眉热对】同一片天空下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古人绘画，可谓成就斐然，今人望之莫及，只能虔诚追模。以下所述，或可为此话作注。

我有一个崇尚传统的朋友告诫说，古之山水，以倪云林为高峰，古之书法，以王羲之为标的。所以，他写山水，只摹倪画，写字，只临王帖。王倪之后，何足论道。我戏称之为“传统主义”。言下之意就是，存在着一个未受污染的原初传统，纯粹而高雅。所谓艺术复古，就是要力图回到这一传统中去，以纠正后来的俗气，厘清风格的偏差。

也许李白已经参透了这一现象。他在一首吟咏月亮的诗中写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古人今人，对月吟诗，因情入景，各有抒怀，然人已全非，诗随流水，月却还是那个月。用现在的理论术语表述，风格编码代代变异，风格指向的自然对象却依然如故。拿西方来做一个比较，面对同一景色，中土叫“山水”，欧洲叫“风景”，无论技法还是构图，风格志趣完全不一样，甚至彼此对立。以“山水”为自豪，或以“风景”为旨归，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追求。但是，所面对的自然物象却始终如一。

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处在同一片天空下。

【不知不觉】民间智慧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第2期《收获》发了天津作家尹学芸的中篇《我所知道的马万春》。她以中篇《李海叔叔》获得鲁迅文学奖。这几年在《收获》刊发了很多中篇小说。同事先推送给我一篇作家的创作谈：《蛆货枣先红》。第一感觉是标题非常地域化，同事说很有民间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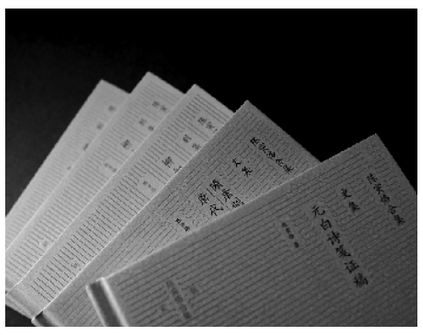
蛆货枣，是生了虫子的枣。别的枣子还青着，就有那红红的枣子像小灯笼一样，吸引人。

这个世界，有很多层次，包裹在光鲜之内的真相，都是需要去一辈子认知的。在民间俗语里，“蛆货枣先红”的下半句是“趋癖人先穷”，尹学芸说是不爱占小便宜的人先穷。

在最新的中篇《我所知道的马万春》里，作家笔下的马万春是一个基层干部，他的大胆和魄力是惊人的，叙事人是一个司机，他的父亲原来是厨师，任劳任怨伺候着吃喝，某天他中风倒下，医院抢救时马万春一直握着他的手。厨师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马万春。他做了司机。马万春一步步升迁，到哪儿，身边都带着这个司机。甚至他的婚姻也是马万春安排的。但一同经历的时间越长，司机的心态却越来越紧张……

那天做完微信公号，不经意间刷朋友圈，看到尹学芸的几句没有写在创作谈里的话：如果说《李海叔叔》是写人与人之间如何融入，《青霉素》是写人与人之间如何疏离，《马万春》就是写人与人之间如何撕裂。

在人生的早期，语文和阅读，似乎承担着人文价值观的熏陶与培育作用，并不仅仅是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但普通话的标准，也使大家的表达，包括语言背后涵盖的智慧和价值观，也有某些趋同，是否也影响到了个性与独特？这是我对尹学芸这样笔下充满民间哲学表达的作品的强烈感受。



首部横排简体版《陈寅恪合集》引争议

用繁体字出版是陈寅恪的“遗愿”吗？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近日，译林出版社全新推出《陈寅恪合集》系列。这是国内第一部简体横排版陈寅恪文集，甫一出版便在业内引发讨论。

简体横排版更易于传播

合集计九种十册，分为“史集”和“别集”两套。“史集”包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讲义集》六种五册，别集包括《柳如是别传（上中下）》《寒柳堂集》《诗存》三种五册。

2020年，陈寅恪逝世已过50周年，其作品著作权保护期终止，进入了共有领域。译林出版社在2020年3月先期推出《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四种。

从策划到最终出版，该项目历时三年多。“陈集繁体字转换简体字工作，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就是书名号的正确添加。”策划人、组稿人江奇勇表示，陈寅恪著作使用大量书证，且都明确标出引文原书名，但是这些著作都没有标注书名号；这些书名、篇名、卷次文字均与引文、正文混搭在一起，尤其是《柳如是别传》涉及典籍繁多，分级标题难断。

“三联繁体竖排版《陈寅恪集》，虽经多次再版重印，刊行的数字始终与社会关注的热度相去甚远。”负责该合集的总统筹王珏告诉记者，究其原因，大概是繁体竖排版式不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作为出版者，我们希望《陈寅恪合集》以简体字横排版形式抵达更多读者，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易读的版本，阅读其著，体悟其思，真正了解陈寅恪其人其说。”

合集出版后，众多读者都关心繁简转换是否会改变内容原貌，王珏告诉记者，进行繁简转换操作的首要原则便是不改变内容原貌：“具体处理的时候，我们保留了人名、地名、古籍名中的繁体字、异体字；对于无对应简体字或者转换后意义发生改变的繁体字，都予以保留。”

对一些转换后对应多个简体字的繁体字，都一一核对，选择意义符合原文语境的简体字。王珏表示：“我们希望在不改变陈先生原意的前提下，采用较为灵活的手段，最大程度地为读者提供便利。”

同时，简体横排也使得数字化普及阅读成为可能。随着译林版《陈寅恪合集》的问世，陈寅恪著述将首次拥有经过严格审校、正式发行的电子书。

据了解，《陈寅恪合集》（第一辑）电子版将于四月陆续在各大平台上线，涵盖亚马逊 kindle、掌阅、微信阅读、QQ阅读、豆瓣阅读、得到等主流阅读平台。

用繁体字出版不是陈寅恪“遗愿”

《陈寅恪合集》作为国内首部简体横排版，出版后引发业界讨论。据悉，1960年代初，中华书局想要出版《金明馆丛稿初编》和《柳如是别传》，陈寅恪写信给出版社，要求“请不要用简体字”，此后出版社也一直遵照该要求出版其著作。

“大多数反对的声音都是认为简体字版不符合先生的遗愿，其依据是吴宓的谈话、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信件。”王珏表示，事实上与吴宓的谈话，是陈寅恪对文字改革的个人态度，有合理性，但是作为“遗愿”，则言之过重；给中华书局的信交代了两点：（一）标点符号请照原稿；（二）请不要用简体字。在王珏看来，这是陈寅恪对《元白诗笺证稿》的特别交代，应该是针对学术专业而言。陈先生那个时候还是学院派教授，有自己的专业要求，可以理解，但谈不上“遗愿”。

在青年学者武黎嵩看来，陈先生身处一个新旧过渡的时期，他本人偏“旧”的阵营，他对于简化字的未来不信任：“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简体字已然成为了通行的正字，如今的大多数书籍刊物都是以横排简体字形式出版，人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横排简体字是目前最有效率的学习、传播方式。”

王珏还分享了一段历史趣闻，关于陈著的出版，陈寅恪与登门拜访的胡乔木有过精彩的对话。谈到陈著出版，陈寅恪慨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期！”胡乔木回应：“出版有期，盖棺无期！”王珏表示，由此可见陈先生关心自己的作品能否出版甚于表现形式。

王珏强调，横排简体字版的出现并不是要替代竖排繁体字版，而只是顺应时代的通行方式，再提供一种选择，一条路径，让更多的人读到陈先生的作品。王珏说：“出于各种需要希望以竖排繁体的方式阅读陈著的读者，仍然可以选择其他的版本。”

粤味

“心解”潮菜里的文化

□江冰

我看潮汕人，“种田如绣花”——印象深刻。论及做菜认真与讲究，潮汕人的烹饪功夫正是此句评语的生动写照。《潮菜心解》（花城出版社2020年出版），呈现108种潮汕味道，潮菜领军人钟成泉新著，恰恰是这一写照的最佳注脚之一。

此书贵在“心解”二字。如果说书名前两个字是菜谱呈现的话，那么后两个字就是作者用心去解读阐释，感悟潮菜的精髓。“心”乃用心贴近，洋溢热爱；“解”是感悟悟道。

比如，糯米酥鸭。一只绿头鸭去毛洗净，从颈部去除骨架，保持全鸭；糯米洗净蒸熟，与切成丁的虾仁肉丁鸡胗鸡肝莲子等炒成馅料后，填入鸭腔，用竹签封口；摆上姜葱放入蒸笼，30分钟后取出挂浆，再入热鼎油炸至金黄色时捞起上桌。此菜心解：原想用“脱胎换骨”冠名，但此词用得太滥，选择了史料记载上的“炸糯米酥鸭”——感悟在于：教义上形容凡夫俗子想得道成仙，必经千刀万剐炼狱人间才能脱胎换骨，就如这只绿头鸭一样备受折磨，方成美味。如此阐释即将潮菜烹饪与中华文化沟通，让人领略美食之时，感受文化韵味。

专家告知：“心解”二字高妙，清末广州说唱南音中曾出现这个词，亦是广东特色。在我看来，钟先生“心解”高妙有三：从“器”之技术层面呈现潮菜之美，从“道”之文化层面揭示潮汕个性，从天工巧夺中点出神韵乃至上佳境界。

不定于一尊的“潮菜襟怀”与尊重民间高手的现代视野，两者相辅相成，交相辉映。比如，既有像四喜虾皇饺这一类潮菜精品，充分体现孔夫子“食不厌精”之精神，也有取材于当地的“金不换”炒薄壳，以及用最家常菜完成的红烧大白菜，不以食材贵贱决定品味高下。同时，也学习北方，兼容并蓄。五彩海蜇丝有北方风味，学习广东客家手法；手撕盐水鸭。对民间的高度重视，亦值得充分肯定，属于另一种襟怀风度。比如，管香面线圈，取材普宁咸面线，用面线蘸鸡蛋油炸，普通小吃亦可精彩呈现；在心解中充分肯定民间厨师必须得到重视，因为高手在民间。潮汕文化乃至广东文化可贵处由此显现：道器之学并非玄学，亦在民间，言行举止，正好“默运乾坤”。

札记

理工男的人文哲理

□朱小棣

拜读廖俊平教授的新著《暇思寂想》后，我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句四五十年前的口号：“多、快、好、省”。首先是“多”，他的这部书稿全部出自他开启个人公众号五年以来在那里积累的各篇文章，竟然多达三十万字，真可谓是“集腋成裘”。再说“快”字，一是当然要写得快，才会码得出这许多字，短短五年，就能洋洋洒洒完成这部书稿。二是作为公众号文章，往往都是因公众事件有感而发，对网红议论，迅即参与，置身其间，或是客观分析，冷眼点评。出手必须要快，否则黄花菜都凉了。这对于一个公务繁忙、教学任务很重的一线教师而言，笔头不快是难以做到的。

接下来说说他的“好”，这与“省”又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好就好在一个“省”字上面。许多复杂难解的大问题，都被他三言两语点破。充满哲思的辨析，也都简明扼要到了不可能再短的地步。而这背后，却又透着全方位的视角与迷人的发散性思维。例如在一篇叫做《明白不明白》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其实关于‘活明白’这个问题的疑惑，是可以提升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的，也是一种永恒的追问，所有大思想家都在追问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想不明白，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看他们的书。昨天提到小说《活着》，恰好睡觉前翻看杂志，又读到一篇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今年是汤莎二翁去世400周年）。我想说的是：不能说大文学家一定是思想家，但文学家一定都是有思想的，所以读好的文学作品也是能帮助自己活明白的。写到这里，忽然觉得也不该忘了经济学。我常跟学生说的是：‘学经济学首先不是为了成为经济学者，它首先是能让你活明白——经济学首先是人生哲理’。”接下来，他又补充了一段和哲学教授的对话。对方说，“你们经济学是教人把账算清楚”。他则回应道：“哲学是教人不要算清楚。可能不算清楚才是更明白。”文章于是这样结尾：“说了半天，回到本文标题，那不是个问句，而是个陈述句。”《明白不明白》，原来是个陈述句。这下你明白了吗？这其中透着多少弯弯绕的哲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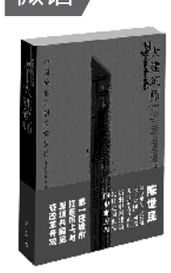
全书共分五辑，“随想和杂感”“语言和文字”“教育和学习”“经济与管理”“游记与回忆”。《明白不明白》，当然属于“随想和杂感”，而“语言和文字”，就是在咬文嚼字了。“教育和学习”里，关于大学通识教育的浅见，一连写了四篇。关于知识的碎片化和系统化，又一连写了六七篇。而在“经济与管理”中，则对“服务的细节”连续发出十几篇感想。而“游记与回忆”里的一篇《〈辞海〉忆旧》，终于让我们了解到为何这位理工男可以有文科生的兴趣与才华。

更重要的是，这次通过读他的书稿，我愈加感觉到自己与他三观的一致。每每只要一句话，看似不显山、不显水，就能够会意颔首。例如那篇《读〈木心谈木心〉》里头的最后一句话，“我没受过文学的基本训练，所以不知道文学训练是不是这样做的，不过这倒完全就是我们工科生当年学结构力学的方式了”。四两拨千斤，一切存疑或不屑，尽在不言中。

微语

“小人物”带出大故事

□李云龙



在涉及建筑叙事或评说的众多文本当中，刘元举的长篇纪实《大建筑师》独树一帜，引人入胜。它的语境是特定的建筑范畴，但它的内质则是文学的。

纵观全卷，从细节筛选到述评整合，刘元举就像得心应手地指挥一支乐队，字里行间各声部鲜活灵动，快板慢板，轻重缓急，高潮迭起，终成一部恢宏的交响曲。从主人公跨过罗湖口岸开始，作品由此演进，从分散到拢聚，从细流到洪涛，其汇集、发展，从个体的行与思到家国叙事，从片刻到恒久，从“一袋烟的工夫”到“30年后”，从完全不对等，到急起直追，再到齐头并进，甚或不断超越，使《大建筑师》的人物与时代息息相关，由建筑向纵深延伸，由行业眼光向世界视野格局靠近，显出了一个资深作家的文化积淀与敏锐的见地。

由香港而深圳，陈世民的事业发展每一步都牵动人心。他“随着潮涌般的人流”转进“香港那边的过境处”，第一次耳闻目睹所引发的心理冲击，绝难说，只独独属于他个人。事实上，建筑师在刚刚开放的节点上，所受到的视觉、听觉、触觉冲击，我们今天通过阅读，仍然能够感同身受。作家通过个体人物心理行为的展示，通过具有广角意味的书写，在晓示人们，封闭必然落后，偏安一隅难有进步，改革开放才是正途。

陈世民在承担南海酒店建筑设计及近于管闲事的施工管理时，也经受了种种难与人道的困难甚至重大挫败，但他挺住了，没有倒下，并赢得了尊严与声誉……《大建筑师》在这些点上，都有很精微的呈现，而它又不是声泪俱下诉苦，也非一脸严肃讲理，而是用活生生的人物经历、活生生的事例来推动全书的形象化进程，以“小人物”带出了大时代的精彩故事。